

习近平主席的欧洲之行扩大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，意大利与中国签署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谅解备忘录尤其被广泛视为标志性事件，世界舆论大多对意大利是第一个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这个角度阐述它的意义。

中意签“一带一路”对欧洲是积极的

在与欧盟交往中奉行互利共赢的重要性。我们从不认为中国的利益压倒欧盟利益的“中国优先”是应当被追求的。至于怎样在中欧合作的动态中实现共赢，美国可以不断探索，中国对开展这样的磋商持积极、开放态度。

意大利的魅力，在它之前已有123个国家以及29个国际组织正式与中国签署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。那些主权国家无疑都深信“一带一路”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与繁荣，意大利现政府以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著称，中意携手只能是强大的共同利益真实存在的结果。

华盛顿一直公开反对意大利与中国签署“一带一路”协议，西方舆论中还有这一事件折射了美国影响力下降、中国影响力上升之说。一些批评者指责意大利将中国“引入了欧洲”，最夸张的说法来自《纽约时报》，它称意大利成为中国利用的“特洛伊木马”，挑拨中欧关系的意图毫不掩饰。不过美国媒体的视角和心态都过于陈旧，欧洲人没那么傻。

“一带一路”是合作，对意大利来说，它意味着本国渐被遗忘的港口迎来复兴的机会，以及该国经济有望增加新的西方大国中是相对滞后的，几个欧洲大国的对华贸易都比它多。各方此时应当为意大利的对外合作迈出新步伐而高兴，祝福它，这是朋友、哪怕不相干力量应有的气度。

一些美国人太敏感了，他们对中国审视越来越地缘政治化，好像中国与谁发展关系都有指向华盛顿的味道。美国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，但美国人的神经要衰弱得快得多。中意签署的“一带一路”谅解备忘录是充满阳光的协议，我们真诚希望这当中的友善和坦荡能够温暖、化解其他方面的一些忧郁和焦虑。

当今世界，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都注重全方位，大国尤其如此。少数国家不希望意大利与中国走得太过近，心态也是不健康的。要求意大利“跟我好就不能跟别人好”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摆到台面上都是应该脸红的。这种要求受挫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中国是欧洲走向未来路上的伙伴，双方有竞争，但这种竞争是欧洲对外所经历过最平等、单纯的。中欧合作完全是自愿、互利性质的，如果说当中有什么问题，中国有充足的与欧洲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意愿。说句实在的，欧洲与中国磋商贸易纠纷，要比与美国谈判解决问题，感受到的尊重、友善多得多。



中国真诚支持欧盟的团结与强大，要让自已走得更快。▲

“被遗忘的美国人”正在改变美国政治

张文宗

美国白人蓝领的不满和政治活动，既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中赢得“铁锈带”进而入主白宫的关键，也是美国反全球化、反移民浪潮的“背后推手”。抵欧两年多来，特朗普总统对内减税、去监管、严打非法移民，对外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，从多个层面回馈该群体，部分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。

但日前不少共和党参议员反对特朗普“建墙”而实施的“紧急状态”，再加上民主党凭借2018年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控制权，且在“铁锈带”多个州的参议员和州长选举中也颇有斩获。那么，变得不那么愤怒的白人蓝领，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吗？

白人蓝领生存状况在改善

自特朗普胜选以来，白人蓝领就成为美国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。特朗普口中“被遗忘的美国人”，成为“搅动”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关键。据美国劳工部、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华盛顿邮报等机构的调查统计，美国蓝领的状况已有明显改善。

2017年，蓝领工作岗位增加65.6万个，虽然少于服务业新增的170万个，但增速更快，而且在乡村和小城市的就业增速超过大城市。

2018年，美国采矿业、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有所增加。2018年前11个月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新增就业9000个，同比增长5.1%；煤炭采掘业新增就业1400个，同比增长2.1%；制造业新增就业24.9万个，迎来1997年以来最好的一年；建筑业新增就业24万个，同比增长4%。是2015年以来最佳表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蓝领就业的增速，均高于金融、保险和房地产业等白领岗位的增速，与信息服务业下滑更形成对比。

蓝领岗位的增加导致劳动力市场紧张，甚至一度出现招工难。为招到合适的工人，相关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。蓝领工人的年收入涨幅超过3%，而管理类和专业技术类雇员的收入涨幅则为2.5%。可在一些地方，企业主不得不降低用人标准，招收那些没上过技校的年轻人，并向他们提供企业内新的基本技术培训。

蓝领状况的改善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一定关系，但也得益于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周期。

另外，美国房地产市场膨胀、油价上涨、南部遭受飓风后的重建等都是直接推动因素。此外，容易被忽略的是，这种状况与美国蓝领本身的短缺关系密切。在当前美国就业市场，蓝领就业仅占13.9%，政府部门占15%，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1.1%。随着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，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上大学，并在毕业后不愿从事父辈们养家糊口的体力劳动，美国蓝领的劳动力市场难以扩大。

共和党没能稳住“铁锈带”

在美国蓝领整体受益的同时，作为特朗普重要支持者的白人蓝领状况变得更好。但民主党不仅时隔8年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，还将更多的女性、少数族裔和年轻人送入国会。在1月初开张的第116届国会，女议员数量创历史纪录，议员在种族和族裔上的多元化更加明显，年轻议员的加入将议员的平均年龄拉低了10岁，这让“老白男”颇为失望。在宾夕法尼亚、俄亥俄、密歇根、威斯康星等“铁锈带”地区，民主党参议员连任成功，在州长选举中也表现不错。

特朗普政府的“政绩”，为何没能转化为共和党的胜利？首先，民主党对基础选民进行了成功动员。民主党在选举中没有拿经济议题大做文章，而是聚焦特朗普“分裂美国”“破坏民主制度”的做法，攻击其“歧视女性”“不尊重少数族裔”的言行。在“认同政治”推动下，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投票率均超过2016年大选中的表现，女性投票热情同样高涨。看看如今民主党内宣布投身2020年大选的人士，其立场都是希望进一步激发少数族裔、年轻人和女性站出来投票。

其次，民主党与共和党激烈争夺“铁锈带”的白人蓝领。民主党在该地区本来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白人蓝领集中的工会曾是民主党的长期盟友。很多民主党策略师认为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2016年在“铁锈带”的惜败，源于希拉里建制派色彩过重，且对该地区的竞

选投入远远不够。而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，民主党高度重视白人蓝领。

再次，国会选举不同于总统大选。选民们更在乎议员和州长候选人的政策和形象，民主党的长期经营发挥了作用。相对而言，因为特朗普不在选票上，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并没有被“激发”出来。

贸易保护将成两党共识

白人蓝领状况的改善，并不必然导致该群体民粹主义势头减弱。实际上，对经济状况不满只是该群体愤怒的一部分原因，文化认同和社会感受上的“不爽”可能更根本，也更难解决。他们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，在国际上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感到焦虑，在国内则对少数族裔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到感到不安。单纯的生活有所改善，不足以安抚他们长期形成的“失落感”和“被剥夺感”。

另外，该群体好转的经济状况能否持续也是个问题。自去年底以来，美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，股市波动明显、房贷利率上升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。美国部分经济学家认为，随着减税、去监管等政策效果减退，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性将下降。

一旦特朗普政府受困于国内政治而无法推出大规模基建计划，经济放缓将是大概率事件。若此，美国采矿业、制造业等均受影响，白人蓝领不得不承受相关的损失。从长远看，即便美国经济保持现有增速，蓝领岗位的紧缺必然促使企业加大对自动化技术的投入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这将制造新的“机器取代人”的矛盾。

从美国国内政治看，不管今后一个时期蓝领的状况如何，两党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都会更加重视对该群体的争夺。“铁锈带”是美国贸易保护的温床，是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必保的“福地”，也是民主党必争的“战场”，两党争相讨好该地区的白人蓝领，将使贸易保护成为两党的共识，成为国会和政府的共识。▲(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政治室主任)

就在“叙利亚民主军”艰难攻克“伊斯兰国”的最后据点之际，美国白宫3月23日发表总统声明，宣布“伊斯兰国”控制区被美国及其盟国伙伴一起解放了。特朗普甚至在“空军一号”上对随行记者说：“‘伊斯兰国’百分之百失败了”。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？

从“伊斯兰国”实体组织被总体消灭，直至其控制区域被收复，这固然值得国际社会高兴，但美国迫不及待地宣布彻底胜利，不仅在“伊斯兰国”是否彻底被消灭这一事实上认定上比美军率，同时也让美国成功、抢占国际反恐道义制高点的味道十足。这里显然有三个问题值得质疑和剖析。

首先，宣布“伊斯兰国”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实体被彻底消灭，既过于武断，也无实质性意义。

即便控制区域和主要城镇被全部收复，这并不意味着“伊斯兰国”已“百分之百失败”。众所周知，恐怖主义作为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，其突出特点是组织化与个体化、实体化与网络化、中心化与分散化并存

且慢争抢反恐胜利果实

刘中民

的顽疾。尽管“伊斯兰国”不同于“基地”组织等传统恐怖组织的准国家型、领土控制型的新型实体，但它同时仍具有传统恐怖组织的个体化、网络化、分散化等特征，尤其是在严重受挫后更是如此。

暂且不说“伊斯兰国”极端意识形态和地区分支组织影响犹在的现实，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、伊拉克形势依旧动荡的情况下，既无法排除在地形复杂、教派、族群和部落矛盾突出的局部地区仍有成规模被力量存在的可能，更无法排除被打散的极端分子在条件适宜的地区重整旗鼓、兴风作浪。这也恰是国际反恐斗争长期性、复杂性所在。

其次，美国有意夸大自身及其反恐盟友的作用，刻意忽略其他国际和地区反恐力量做出的贡献。

众所周知，自2014年“伊斯兰国”出现后，美国的联军先组织西方和地区盟国建立了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的联盟，但反恐效果却一直不彰。真正与“伊斯兰国”浴血奋战的主要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、民兵武装，尤其是库尔德武装。直至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和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以后，加之伊朗加大对伊拉克政府以及什叶派武装的支持力度，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的斗争态势才逐步发生逆转。此外，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反恐合作如情报、金融等领域的合作，其作用同样不容忽视。其他国家也发挥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建设性作用，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、通过提供资金和警务培训增强阿拉伯国家自身安全能力建设等。

最后，只顾抢占国际反恐道义制高点，却难掩“催化剂”作用。

近年来，美国确实在军事上加强了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的力度，客观上为国际反恐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但其利用极端组织矛盾“借力打力”，既利用又出卖库尔德人利益等做法，都有极端的负面作用。而美国颁布“巴穆令”排斥穆斯林移民，频繁使用歧视性反恐话语，在巴以问题上愈加偏袒以色列，近期又宣称以色列拥有对戈兰高地主权等做法，都构成了刺激极端主义和极端组织反弹的酵母或催化剂。在争抢胜利果实之前，美国先反思自己曾经在正在埋下什么样的“种子”！▲(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、所长)

